

沙浪河的清粼

田 瞳



I247.5
77

沙浪河的诗书

田 瞳



女子学院 0031954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广阔的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在敌占区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

一九四八年夏，我解放军某部连长沙飞带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国民党统治的沙浪河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动员群众，组织民兵，抗捐反霸，并机动灵活地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战略反攻，迎来了沙浪河地区的解放。

作品人物性格鲜明，结构严谨，故事生动，语言流畅，有一定的艺术特色。

沙浪河涛声

田 瞳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第1次印刷

印数：1—100,325

书号：10096·156 定价：0.83元

目 次

一	夜闯沙浪河·····	(1)
二	沙乡血泪·····	(11)
三	插进沙龙庙·····	(23)
四	鬼不缠·····	(34)
五	姐妹恨·····	(42)
六	铁明焕·····	(53)
七	沙上飞·····	(63)
八	坚贞的心·····	(73)
九	荷花村·····	(84)
十	抓夜队·····	(97)
十一	英雄虎胆·····	(108)
十二	大河的涛声·····	(125)
十三	荷花塘边·····	(136)
十四	郭驴套·····	(153)
十五	除害·····	(166)
十六	夜深人不静·····	(176)
十七	卧龙镇·····	(187)
十八	风雨的前奏·····	(204)
十九	深夜奇兵·····	(213)
二十	崭新的日子·····	(222)

二十一	团圆饭.....	(233)
二十二	牛魔王.....	(244)
二十三	血染沙龙庙.....	(254)
二十四	鲜血不会白流.....	(264)
二十五	回马枪.....	(277)
二十六	迷魂阵.....	(287)
二十七	练兵场.....	(300)
二十八	“土地爷”巧献钓鱼计.....	(310)
二十九	智破卧龙镇.....	(321)
三十	爱.....	(330)
三十一	卷土重来.....	(345)
三十二	雨夜枪声.....	(357)
三十三	大战将临.....	(373)
三十四	千军万马.....	(384)
三十五	沙浪河的黎明.....	(394)

一 夜 闯 沙 浪 河

一路急行军，前面就是沙浪河了。

“同志们！看，沙浪河到了！”沙飞深情地挥手一指。霎时，人人心中都腾起层层热浪，沙浪河呀，当年的游击队员又打回来啦！

奔腾的沙浪河，好似一条巨龙，摇头摆尾飞落在辽阔的大平原上，绕过古老的目佳城，在大地的胸膛上左冲右突，无遮无拦地划出一条曲折航路，浩浩荡荡直下东南，去汇入淮河的大浪惊涛。

长河滔滔，原野莽莽。古往今来，在这沙浪河畔的古战场上，曾流传过多少悲壮的故事，锤炼过多少英雄豪杰！

这是一九四八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沙浪河边风声呼啸，黄沙飞扬，空中的乌云在风沙驱赶下团团翻滚。动荡的平原，在风沙中撕裂沉沉夜幕，积蓄着万钧之力酝酿黎明。

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正在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炮火一天比一天猛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转入全面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我军根据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在保持主力的战斗力的条件下，又抽出部分力量作为地方武装的基干，组成精锐的小分队，象钢刀插入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新区，打乱敌人的后院，积极配合主力

部队的胜利进军。

解放军某部连长沙飞率领的小分队，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来到了沙浪河。这支小分队共是十个战士，一律农民装束，每人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他们要插到目佳城南的沙龙庙一带，点燃沙浪河边的斗争烈火。多灾多难的沙浪河，即将开创新天了！

沙浪河用巨大的涛声迎接披着风尘的战士。这些解放军战士，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沙浪河上的游击健儿，今天，他们受党的派遣，又打回老家来了。

小分队踏上沙浪河大堤，沿着堤岸向北疾进。前边，一座大桥横跨在河上。因为桥西有三棵柏树，人们为这座桥取了一个夸大的名字——三百桥。透过风沙夜幕，望得见桥西有一个黑黢黢的村庄，那便是目佳城南有名的沙龙庙。

沙龙庙，是沙飞的家乡。十年前，沙飞带着深仇血恨从沙龙庙逃出虎口，走上风烟滚滚的火路云程。现在沙飞踏上三百桥，炯炯目光射穿黑暗，眺望家乡的轮廓，胸中似沙浪河水一样波涛翻滚。

忽然，从沙龙庙闯出来四条黑影。

“隐蔽！”

一声令下，战士们霎时在桥头河堤下隐身不见，只剩下漫天风沙和河水的涛声。

那四条黑影顺着大路向东走来。离近了，渐渐看出他们都背着枪，走路一摇三晃，嘴里骂骂咧咧：

“他娘的，风沙这么大，叫二大爷来出这趟苦差，他鬼不缠、郭驴套都不得好死！”

“王八旦干的亏心事，半夜里去抢人家的大闺女，大天

白日咋不敢下手？”

“夹住你那屁眼儿吧，有种的，就当面去骂鬼不缠两句？”

“嘿嘿，二大爷可没那胆量。你没听人家说，人有几等人，木有几等木。咱呀，磨道里的驴——听喝。”

“他娘的，这一回，郭驴套那老小子算交了好运，大粪堆上长出灵芝草，一个使女丫环，也成了司令姨太太！”

“郭驴套跟着小妮子准发大财。”

“今儿叫他老小子请酒喝。”

“屁！老小子那小气劲儿，你还想喝他的酒？尿泡尿给你喝还差不多……”

四个人你一句他一句，象戏台上的几个丑角，摇摇摆摆过了三百桥。

沙飞隐在桥边，从那几个人的对话中，判断出这是沙龙庙恶霸鬼不缠的打手，要去荷花村找反动保长郭驴套，抢劫一个姑娘。

旁边，一只大手把沙飞捣了一下。沙飞转过头，见是鲁猛在向他打手势。他懂得那意思，坚决地摇了摇头，示意鲁猛不可莽动。

四条黑影一直向东，渐渐远去，消失在黑暗中了。

“连长！”鲁猛忽地跳了起来，叫连长叫惯了，一下还改不过来。他急火火地问：“咋把他们白白放过去了？”

“你急啥？”小战士石灵嘴快，顶了上去。“咱连长自有安排，谁象你又鲁又猛，不动脑子！”

沙飞拍了拍石灵，看战士们都围到了身边，镇静地向大家说：



“这个事儿有名堂，要马上搞清楚。刚才你们没听见？说是什么‘司令姨太太’。现在同志们原地隐蔽休息，石灵——”

“有！”小战士一听到他的名字，马上胸脯一挺。

“嗨，你倒机灵！”沙飞不禁一笑，“走，咱俩去荷花村看看。”

“是！”石灵高兴得一抓帽子，跳起来就跑，但是被鲁猛一把拉住了。

“把你乐的！你小孩子能干个啥？”鲁猛把石灵往自己胸前一拉，石灵的个子才有他胸脯高。“你比比，小石头！还是我跟连长去，打起来也有个劲头儿。”

“你呀，你不去还好点儿。”石灵一挤眼睛，滑稽地笑了笑。

“怎么？”

“你一去准糟，非坏事不可。”

“嗯？为啥？”

“你是又鲁又猛嘛！”

有人小声笑起来。

沙飞笑着说：“不要争了，大鲁，这次去不是打仗。石头，走！”

说声走，转眼之间已穿进了田间小路。路两边都是齐膝深的麦田，风吹麦海，波浪起伏，四野一片沙沙声。

沙飞和石灵一前一后，快步如飞，四里路程不一会儿甩在身后，前面出现一个小小的村庄。

这个小村里有一个荷花塘，以出产莲藕闻名四乡，因而得名荷花村。现在，小村在风沙摇撼中入睡了，只有村北头的一座大院里在干着罪恶的勾当。

那大院，是反动保长郭驴套的家。

沙飞、石灵来到郭家院前，见大门紧闭，又绕到院后。沙飞做了个手势，说声：“上！”石灵身轻，立即踏着沙飞的肩膀攀上墙头。紧跟着，沙飞就势往下一蹲，一个“旱地拔葱”，虎跃而起，“噌”地一声也上了墙。墙里有一棵弯腰榆树，二人抓住树枝，象荡秋千一样跃到树上，轻轻滑下，落进院中。

郭家院子分做前后两节，中间有一个小角门相通。这后院是堆放柴草的地方，长着十几棵榆树、椿树和洋槐，地上杂草丛生，平常很少有人进来，倒也安静。

二人穿过后院，到小角门前，沙飞示意石灵守在这里，他独身进了前院。

这座院子，沙飞并不陌生。小时候讨吃要饭，他在这里看过郭驴套的白眼；抗日战争中当游击队员时，他在这里大闹过日本鬼子的酒宴。今番初进沙乡，他又旧地重来，闯进狼巢里来了。

院子里，三间大堂屋，两厢又附着两间小耳房。郭驴套两口子住大堂屋，他的老爹住在耳房里。前面，还有东屋、西屋，分别住着狗腿子和使女丫环。

此刻，东屋里正在捆绑一个姑娘。只听郭驴套尖细的嗓门说：

“……别傻了，送你去到牛团长府上，这是你的造化。要不是丁乡长出面，我还舍不得哩。牛团长是目佳县保安司令，你到了司令身边，该有何等的荣华！想你十二岁到我郭家，转眼已有八载，如今你出脱得沉鱼落雁，全仗着我郭门的福气。你到了司令府上，当上司令的姨太太，千万别忘了郭某人的恩情……”

“瞎了你的驴眼！”姑娘怒声骂起来，那声音里仿佛含着钢。

“大胆！给我捆结实，先关起来。”

一阵“丁咣”乱响，听得出姑娘在极力反抗。

沙飞握枪在手，咔地扳开了机头。他周身腾起一团烈火，只要手指头一动弹，郭家院里立即就是一场拼杀！

但是他不能草率。小分队初进沙乡，在未和地方党组织取上联系之前，不宜过早暴露。他强捺怒火，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扑捉动手的时机。

东屋里，一伙暴徒出来了，正是刚才从沙龙庙来的那几个家伙。

“诸位弟兄，请到堂屋用茶。”郭驴套扯着尖细嗓门，拉着那几位“弟兄”往堂屋走。最后边，狗腿子郭三关住了屋门，随手扣上门搭吊。

接着，堂屋里又是一阵闹嚷嚷：

“他娘的，你老郭堂堂保长当着，也是方圆十里八村有名的财主，就拿这一碗白水来款待俺哥们儿吗？”

“快拿酒来！”

“有酒有酒，各位稍坐嘛，嘿嘿嘿……不瞒各位说，当年为买这个丫环，我花了一斗二升高粱哩。这七八年，她吃了我多少饭，穿了我多少衣呀……”

“呵，你还赔本儿啦？”

“赔的多啦！如今各位又要酒……”

“啥？你老小子又舍不得酒啦？郭驴套，他娘的你少来这一套，屎壳螂打喷嚏——满嘴喷粪，咱哥们儿不听！你就说，到底拿酒不拿吧？”

郭驴套是吃硬不吃软的，挨了一顿臭骂，马上乖了，连声陪笑说：

“嘿嘿，兄弟说笑话哩。酒酒酒，有，有有有，各位，各位，薄酒一杯，略表寸心，嘿嘿嘿……”又把声调一变，大喊：“呔！快拿酒。这半天了，咋还没端来？啊？”

狗腿子郭三赶紧掂着两条腿往外跑。一阵忙乱，酒来了，只听“咣咣当当”杯盘椅子响，接下去便是七高八低的猜拳行令声。

院子里没有人迹了。

夜黑风紧。沙飞从黑影里闪出，贴墙根儿轻步移到东屋门口，抬手摘下门搭吊，用最轻的動作，无声地推开屋门。

灯影里，细麻绳绑着一个刚强的姑娘。这姑娘，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射出火光，一排整齐的牙齿紧咬着下唇，仿佛是咬着千层怨恨。一身破旧的深兰土布衣，无损她那清俊的身材；几缕散乱的黑发，遮不住她那灵秀的面颊。

这一瞬间，沙飞两眼猛地一亮，心口急跳了几下。他发现这个形象决不陌生，似乎是，他和她曾经生死与共。她是谁？他在哪里认识她？

紧急关头不容人追思细想。沙飞一个箭步跨进门里，简捷地说：

“不要害怕，我是解放军。”

姑娘如在梦里，一时之间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身上的绳子被飞快解开，她惊讶地望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武青年。

“快走！”

沙飞拉着姑娘，在风沙夜幕掩护下，疾速离开前院，通过小角门，进到后院里。

石灵见沙飞救出了姑娘，一个字也没问，毫不迟疑地帮着姑娘攀上高墙。这时，还听得见前院里酗酒声正高：“三呀三星照哇，输了喝驴尿哇……”

沙飞、石灵保护着姑娘，神不知鬼不觉，迅速撤出荷花村。

到这时，姑娘方清醒了许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带她到哪里去？她的脚步不由渐渐地慢了下来。

沙飞猜出了姑娘的心情，但此时又不能对她多作解释，便问她：

“你的家在哪庄？”

“家？”姑娘的声音战栗了一下，“我早就没有家了。”

“没有家？”沙飞一怔。没有家，这样一个闺女，往哪里安置她呢？他将给她指一条往哪里去的路？

“那……你有亲戚吗？”

“我姐家在沙龙庙。”

“沙龙庙？”沙飞震动了一下，“谁家？”

“我姐夫叫铁明焕。”

“呵？”沙飞不禁大为惊奇。铁明焕，他成了家吗？什么时候娶的媳妇？竟有这样巧，这位姑娘是铁明焕的妻妹！叫这姑娘到沙龙庙去合适吗？沙龙庙正处在大恶霸鬼不缠的盘踞之下，水深火热，风险重重。但是，无依无靠的姑娘，除了投奔姐姐之外，再往何处栖身呢？

沙飞进而又想，也好，铁明焕是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小分队就要潜入沙龙庙，把这姑娘放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能促成她迅速走上革命道路，炼出一个新型的女战士来。

姑娘见沙飞神态变化，顿觉奇怪，想问又不好问，心中充满了疑团。

“好！”沙飞果断地下了决心，“快走吧，我们送你过三百桥，你就先到姐姐家去。”

姑娘放心了，她用力点了一下头。

沙飞又交待：“到了沙龙庙，你暂时不要露面，提防鬼不缠。”

姑娘说：“我知道！”

他们加快脚步，来到了三百桥上。

“好啦，你去吧！”沙飞收住步子，满怀希望地看着姑娘。稍停，又追了一句：“多加小心呵！”

姑娘似乎还不相信，她从此要展翅飞翔了。她迟疑了一阵，轻声问：

“那你们呢？”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快去吧。”

姑娘眼眶里转着两朵晶莹的泪花，忽然跪在桥上，向沙飞叩了一个头。

“你……”沙飞急忙跨步向前，双手扶起姑娘。他的眼

睛湿润了。

“感谢你们救了我。”姑娘的眼泪簌簌下落，字字都是泪水泡出来的。“我从十岁要饭，十二岁卖到郭家，没有亲人问我，没有见过天日……”

“你从十岁要饭？”沙飞心口猛地一震。虽然夜色这样黑，但是方才灯影里的形象分明就在眼前。一刹时，他宛若回到了十年之前，似又看到童年时代的凄风苦雨、坎坷难行的乡村小路……

“你、你叫啥名字？”

“冬妹。”

“冬妹？你叫冬妹？”沙飞惊喜交集地叫一声，仿佛心到了口里。

“你……？”姑娘意外地怔住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又是谁呢？

沙飞的心一阵猛跳，周身里热血奔腾。他想说：那千村百庄的讨饭路；他想说：那风吼雪卷的严寒天；他想说：那日本鬼子的铁马蹄；他想说：我就是小飞呵！

多少记忆回眼前，多少激情涌心田……

但是此时此地，不容他再多说；革命的纪律，使他在奔涌的感情中冷静下来。既然冬妹去投铁明焕，千万句话都留待明天吧。

沙飞捺住喉头的千言万语，送冬妹跨过三百桥。他屹立在桥头上，一直目送着姑娘远去。他的战友们，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都围在了他的身边。

脚下，沙浪河正在涨水，雨季来到了。广阔的田野上，风沙正烈……

二 沙 乡 血 泪

沙浪河象一匹放荡不羁的烈马，在大平原上任性地奔跑，忽喜忽怒，时而沉静时而暴躁，在大雨的季节还常常水漫堤岸，泛滥成灾。这条河呵，在沙乡大地上流越千年万载，它目睹了沿河两岸多少血泪！

沙浪河流域是风沙的故乡。每年春夏之交，风卷黄沙，天昏地暗。有时风沙逞起凶来，接连数日不息，揭掉大地一层皮，五谷田苗都连根拔断，结果一年庄稼颗粒无收，千家万户的贫苦人只好卖儿卖女，离乡背井逃荒要饭。

老人们传说，许久许久以前，沙浪河里有一条凶猛的沙龙，呼风唤雨，飞砂走石，结果才留下千年的风沙灾害。朝朝代代的封建统治者们，便利用这些无稽的传说，在河的沿岸兴建起各式各样的庙宇，假借沙龙的“神威”来欺骗愚弄劳动人民。至今，诸如沙龙庙、卧龙镇这一类的地名，还都是由那些历史留下的遗迹。

在沙龙庙村中央，还残存着一座古庙。这古庙究竟经历了多少岁月，已无从查考。只看那：墙壁上千孔百疮，脱了漆的门窗早已打烂，庙脊上的琉璃瓦失却了本来面目，瓦缝里长出了几尺高的茅草，这些野草每年冬天枯死，在风雪里凄凉地抖动着干枯的茎杆，一到春天复又萌发出一片新芽。

沙龙庙是一个较大的村子，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将近千

人。平原上的村庄，树木繁多，槐、柳、杨、榆、椿、桐、桑……还有出名的红枣和石榴。夏天里，村庄倒也绿荫如盖，大树上筑了许多乌鸦的窝巢。

村子南端，一片青堂瓦舍，冷嗖嗖阴森森，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小城池。走近了，你会看见大院的高门楼，黑漆大门，青石门台，门两旁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好似随时都会扑上前去伤人！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丁家大院。丁家财主世代相传，上通官府，外勾土匪，明火抢劫，坐地分赃，囤财害命，霸人妻女，无所不用其极，目佳城南几十里内无人敢惹。

历史的纪元转到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时候，丁家大院里的老财主老掉牙了，自封为丁善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养了个怪癖，整天与猫狗为群。他豢养了一百条狗，二百多只猫，院里挂满了鸟笼。家中的实权，已落在他的儿子丁古堂手中。那一年丁古堂刚满二十岁，却以狠毒出了名，和土匪头子黑八结成把兄弟，为害乡里，无恶不作，落下一个外号“鬼不缠”。

那一天，丁古堂手托画眉笼子在村中散心，忽见一个少女在井台挑水。那少女不过十六、七岁，虽是穷家出身，衣衫褴褛，但也十分清秀。丁古堂两只细眯小眼望得发了呆。直望着那姑娘挑着水走远了，才回过头问跟在身后的狗腿子，

“这小妮儿是谁家的？”

“禀大爷，那是沙望林的妹妹，花名叫兰线。”

“沙望林？……”丁古堂冷笑三声。

于是，一场横祸飞降到庄稼人沙望林家的茅草屋里。